

馬邑縣志目錄

卷之一

輿圖志

星野占驗圖說

沿革

延袤

山川

形勝

城池

渠道

壇壝

橋梁

古蹟

八景

風俗

灾祥

賦役志

村堡東北

東北馬邑所歸併本縣

西北

舖舍

里甲

田賦

屯田

戶口

屯丁

徵收

起運

存留

馬政

課程

匠價

土產

卷之二

官師志

名宦

職官令

知事

巡警

巡官

公署縣治

巡官

接官廳

學校

至聖廟
學田

啓聖祠
教諭宅
社學

魁星樓

文昌祠
書籍

名宦祠
祭器

鄉賢祠
土額

廟祀

人物志

先賢

選舉

進士
吏員

舉人
鄉耆

恩拔歲副優貢士

例貢

監生

行伍

僑徒

節婦

坊表

貤封

墓塚

卷之三

藝文上

記傳

奏疏

募引

詳呈

誌銘

祭文

卷之四

藝文下

序

箴

賦

詩歌

詞

續藝文

辯
詩賦歌

周黨嚴光論

明湯賓戶

漢光武應赤苻起春陵不數載而噓炎劉之燼甫膺大寶下明詔安車玄纁徵周黨嚴光詣關親屈萬乘以禮下之論者謂兩處士裘釣賤客耕野鄙人身處窮巷阨閭未談金版赤韜之略未見斬將搃旗之勞未樹攻城拓地之績條加以徵聘惠以寵光使榮華殿陛立名當世豈被褐懷寶者也抑以什巾襲燕都者耶噫此光武所爲提綱挈領首觸大計而藉此兩人磨礪一世之氣節而培植千百年之命脈也蓋上表也下影也表正則影隨聲出則響應上鼓則下答不爽鎔錙也故人心何常聽上甄陶耳風俗何常聽上轉移耳西漢不愛高爵厚祿以薌羶豪傑故士旨驚尊顯而委蛇變化陰陽人主以保寵榮甚且僞符命誦功德羽翼梟獍而不羞波流風靡罔克樹立不振刷挽回之安所底止光武懼焉謂國家隆替其竅繫屬世風而世風汙隆其樞鍵又屬上人所好尙徒整飭頽靡而漫無所旌異徒晉陳功見能輩與剖符析圭則天下亦僅僅爭成功見能以効知遇而欲砥礪名節蟬翼富貴者道何由爲是下蒲輪之聘搜岩穴之老降黃屋之尊禮不賓之士朝耕釣於草澤夕坐論於廊廡且椅衡門而棲遲暮揖天子

而抗志豈獨隆此兩處士哉又豈直以恩渥而私厚一布衣哉將使都人士之待下風者懼然艷心蹶然企踵瞿然丕式而顧化將恬退之操而鳬趨蠅逐者捫心退矣顯修姱之行而蒲伏者將屈首下矣褒高節獨行之士而俛仰遷移如脂如韋者將改絃易轍以向上意旨矣竚先而衆樂和表直而衆足趨誠倡之也故竟東漢朝罔不希光驚影龍其香儀其羽倚道藝以就其聲價者纍纍起世不貴結綬金馬之庭而貴側名道義之儔不畏王朝鉗灼之憲綱而畏高賢月旦之清議迨其季世雖幼主握鬯巨奸綰樞而左窺右覘不敢竊移神器談者謂一絲垂九鼎則烈士扶持之功而光武褒嘉節義之明效也第其重名之過不 中脩王良應對而嫻於東海友人樊英就聘而壺山蒙其恥聲士率競激以博名高而顧厨俊及標榜成風 文綱以讓黨錮之禍千載於邑其始未嘗不匡世正俗而後陵夷衰微也噫士期自振拔耳商俗靡靡而伯夷之節不改晉室清談而卞壺之忠目樹詎卑論儕俗與世浮沉必待上之鼓舞而後輒然思奮哉至若身際熙朝又不足拘守局曲避地獨竄彼無軌翼當世之責而長貧賤驕語富貴者又兩處士之羞也

邊民丁銀煩重疏

田喜霖

爲敬陳邊民丁銀煩重之苦懇賜除豁以救殘黎事臣惟天下大勢邊方與腹裏不同蓋以土地有肥瘠戶口有多寡故也臣晉人也卽以晉之邊方言之大同一府勢處極邊砂磧瀰漫土薄民稀順治六年間姜壤變亂百姓殺戮死傷者十之七八後於康熙二三兩年連值水旱或凍餓溝壑或鬻賣他鄉者又復不可勝數所有見存遺黎悉我皇上特發帑金遣官救活之貧民也其不可與腹裏地方並論明矣乃有邊方更苦於復裏者如丁銀煩重一事是也臣查各直省丁銀定例少者五分八分多者亦不過一錢二錢而止而大同一府有一丁每歲徵銀有一兩者有徵銀二兩者甚有三兩四兩者其故蓋由於兵荒之後殺戮逃亡者衆地方諸臣皆從國計起見不敢缺損原額其以一丁而包賠數丁之銀者累年於茲矣臣愚以爲長此不變不但不能代入賠納竊恐代人賠納之民勢必逃亡不盡不止臣係本府屬縣之人聞見最真敢祈皇上勅下督撫卽確查大同一府州縣衛所見在人丁若干俱照各直省則例按丁徵銀其有殺傷逃亡之丁令見在人包賠者立賜除豁勿得因循原額以增民困並祈行查各府州

縣有本丁逃亡而令見丁賠納者奏請除豁庶皇上發帑遣官救活之窮民得以安生樂業矣伏祈睿鑒施行

修聖廟小引

邑人霍白齡

文廟之崇祀昔夫子也整齊殿廡輪奐宮牆豈徒肅廟貌壯觀瞻已哉列以尼山日月爲萬年起化之宗泮水藻芹實百代修文之地故搢紳皆子弟之列得入其門爵祿悉

先師之遺均藉其澤飲德教而思本原忍令風雨漂搖鞠爲茂草乎冀邑聖人廟

經同治十年大雨後正殿既已參漏圍牆亦復傾頽不第五代祠大成門之剝落名宦祠鄉賢祠之摧殘已也道旁見百官之富景仰無數仞之高堂聖朝褒德佑文之意士子尊師重道之心故而且有關文教尤莫如魁星祠其樓閣摧殘神像不整不緣此革故鼎新亦無以限靈爽式憑也都人士目擊心悲因於甲申之春稟命於賢宰妖天捐貲於閭邑士庶糾工卜吉揀匠庀材凡牆垣剝蝕者悉易以磚而質取其堅是棟宇欹斜者卽更其木而像歸於正瓦防其墮大殿之前後貫

以釘壁慮其危花牆之東西鋪以石惜彫零多歷年所事不易於重新且饑饉適值薦臻錢更難於猝辦因之募化不上兩千金延緩已經五六載丹楹不果殊難免因陋就簡之譏紛壁全更差少慰敢後承先之願風光暫改異前日一味荒涼歲月頻遷望後人勤加補綴如常此欽崇學校自爾僻壤生才若猶是貌視斯文安望瀛洲可步芳徽欲繼令緒常留願後之思木鐸而興懷聆金聲而有志者亦將有感於斯云

文昌帝君籤詩序

清乾隆年

田天祚

允錫

從來得失本有定數禍福由人自招苟能循理守分則物來順應明若觀火又何疑之未決自世人不安義命每每臨事妄爲一心口無主宰故聖人著爲卜筮之法以示趨避之路籤詞者卽卜筮之遺意而假神道以設教者也攷之關帝觀音諸神廟俱有刊本籤詩行世惟文帝前向無傳本因於問窗薰沐敬集成句百首衍以釋語聊以廣帝君牖民覺世之盛心夫帝君孝友神也其所著陰騭文一篇及化書所紀無非誠人敦倫飭行作善修身之法世之人果能身體力行於平日而臨事不決以誠意叩之無不

應如桴鼓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於理幸毋以卜筮求之也

重修櫓台廟碑記

明正德年

邑人陸宗

馬邑城兌地有古蹟名曰櫓台稽之邑志故老咸曰是台乃唐時李衛公靖爲觀星所築也然其形勢崔嵬凡往過來續之客靡不登臨眺望駐意吟賞其奇異秀麗誠爲八景之一然創於秦仍於歷代以至我朝世之相去迨千有餘年居址尙未奔懷台上素有玄天上帝廟廟東西向福善禍淫一邑敬奉先建正殿三間山門三間然而營造規模何其卑且陋也元至正年間本城鎮守使谷公琳又重建之弘治年間鎮撫袁公增建兩廊各三間內繪武當山修行功德石之新創今樓一座與左之舊鍾樓相接應巍然煥然耿耿在人耳目其規模卑陋者若徑庭矣但其歲久險隘難行有善士劉某化歛四方貲財鳩工聚石以砌其路經始於正德己卯季秋落成于庚辰之仲夏由合而完由完而美將見仰宮墻而棟宇飛翬觀神像而威儀正肅昔之未修者今其修向之不備者今其備事成而弗刻稽一石何以彰衆人敬神祈福好善樂施之美意哉若夫台之詳因事之始末又余所未識也姑一書此以狀衆人之情是爲記

重修櫓臺碑記

田天祚

天下事固藉前人之經始尤賴後人之觀成故創守兼重而作述同功邑之有櫓台其來已久莫稽創建之年或傳爲唐李衛公觀星台雖荒言無徵然衛公以王佑之才輔唐開國其學究天文觀星有台或不盡誣况台居雉城之西高逾女牆城中閭閻境內山川悠然在目文人騷客往往選勝登臨爲色巨觀且廟祀立武樓居文帝揆文奮武實關邑人振興之地緣年久傾圯棟宇不完歲邑人士咸商所以維新之奈工費

巨而民力絀經營于年 月落成于年 月閱歲兩載需金二百葺頽垣補蹊道新神儀飾廟貌以奎斗之宜近文峯也移其像于城東小樓而奉梓潼於紫極之閣以財神之宜就西方金位也改二聖祠而爲增福之堂建朱衣之閣以佑科名理住僧之寮以永香火人其境而規制宏敞煥然改觀庶前人之勝跡不泯邑中之名地常存後人不可謂無功也司其事者爲副榜田埏里民 等不避風雨不辭勞怨又安可不勒諸貞珉以誌勸

新城隍廟記

馬邑古實遺址舊有城隍廟建于洪武八年亘八十尺計其修則十有三丈也初爲正殿者三繼爲寢廟者一廊廡者六門楣者三一六三皆間之數序其所作雖先後異時畢竟成一大盛事蓋神之正者非淫祀也第歲久垣頽礎爛僅蔽風雨在神固無損益而識者瞻之抑孰堪其破壞若此哉歲甲申夏邑之耆官各捐已儲召工匠繚以垣闕者補之廡者創之舊者新之整頽易爛煥若始事工將竣無虛子乃與衆謀曰茲可紀諸石矣遂伐石而以記屬余余謂城隍廟古莫詳事始說者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李冰陽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李白作韋鄂州碑謂大小滅郭抗詞正色言於城隍厥應如響杜牧爲黃州刺史有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如韓文公之于潮麴信陵之于舒皆有祭文而許遠亦有咎并鸞翔危堞神護之語不獨吳越爲然蕪湖城隍祠建于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于史則又不獨唐而已開成中睦州刺史呂述以爲合於祀之八蠟祭防與水庸者以正義考之事殊不類今其祀幾遍天下國初詔祀亦遍之各有文載諸石可稽或賜廟額成放封爵郡異而縣不同雖有唐虞三代之舊要亦故典蓋神之正者非淫祀也嗣是而後或爲國祝釐或爲民

祈福又安知嚮應不如李白所言哉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陷也正如此余學孔子者不敢以崛奇荒怪之語詒諸話言 以其正而可記者言之爲記

創建霍家莊河神廟碑銘并序

崇禎年

巡按御史霍鏐本邑人

縣西七里許爲霍家莊莊無霍姓者或上世徙居他所或徙城中卽余姓氏然皆不可考矣莊北可一里爲豐臺崖崖下有金水河河水一自西北來其源爲三泉爲金龍池爲七星海一自西南來其源爲細蘆灣或曰戲龍彎於今建神廟之西轉折而北又折而東則有水復自西北來其源爲臘河口一爲玉泉或曰黃道泉與河水匯於今築別墅之北兼總衆流而南則所謂桑乾河也歲壬戌余考選監察御史請假歸里暇日遊水園寺道經於此縱日流覽雷山當面衆流湍迴塞上滄洲於茲爲勝於是始卜築焉東偏一區三面倚崗一面臨水有樹扶疏有泉湧出乃建別業園周圍畝五十有庭有齋有樓高五丈因水爲亭因樹爲榭循崖而北居中一區下爲河波流湍激乃建水碾水磨覆以瓦其楹七用水不及半強半從閘口北注濟騰淬湃蒲柳魚鳥菁葱游泳其間上爲原平垣高曠乃建油房貯梁十二倚崖面水建樓楹凡三建門樓周有圍廊中

繪聖像建民居聚處家數十布置乃定乃合輿人之情謂茲靈秀河實發祥且始安流順軌底奠一隅微神力不及此崇德報功事烏可無廟於是西偏一區厥土剛燥隆隆高起西望諸水發源之處歷可數也登眺稱快曰神其歆是乎遂鳩工庀才建廟三楹簷廊稱是肖像其內金碧輝煌旁建雲房三間居黃冠以奉香火鑄鐘一以司晨昏歲時祭享人煙雜沓鼓樂喧闐居盡寰州以西一大聚落矣落成之日適余自巡按甘肅歸休沐二年復得徙客葺補其未備戊辰之夏道士郝太海謂廟無記曷以示來茲請爲嗣後豎不朽余爲河之有神此從來矣方輿有四瀆河居一焉記稱五神河伯與四帝並不纂重乎或謂發崑崙導積石九曲放乎海塞上盈盈水恐未足以當之余曰唯唯否否天一生水同此氣化一勺不測不作殊觀分之川流合之敦化是一而已安在盈盈水不與稱四瀆並五神者共此河伯也與哉因是而有感於斯條而郊圻條而廟貌條而獸蹄鳥跡條而犬吠雞鳴滄海桑田良非虛語古人勒碣高深以候遷變有以也繼此日禦災捍患盼蠻明禋神非人不依人非神莫託且爲靈境且爲樂土相與垂千百世勿替將使後之人謂霍氏實創建自今日始無若前者之不可考也乃命工鐫

諸石而銘之曰 靄山奕奕洪濤列峙靄水洋洋桑乾委迤鍾靈孕秀萃於西鄙衆派環流抱此礪礪巍巍神廟負崗面水天津是令地肺斯通底奠黎庶樂利靡窮聖皇御極德格蒼窮天人效順澤被昆蟲雲山縹緲野水空濛千秋百世永賴神功

重修三大王廟碑金天會十三年

知縣程舜卿

神之祀立乎山之下自古有泉不絕水湧不爲盈溢旱暵不爲竭涸名桑乾河源舊石刻云神名拓跋廟號桑乾所書不叙本末詢之縣民有曰故老相傳有三王謂之兄弟三人母卽拓跋公主或曰飲是泉而誕二王次者能伏桑乾之龍而舊廟像尙有龍俯伏之狀存焉又於廟四壁繪贊母子儀像所傳數百年不絕神之本末大畧可知山西河之大者莫如桑乾朔郡之地百里有天池其清流無底有人乘車池側忽遇大風飄墮後獲車輪於桑乾泉魏文帝以金珠穿七魚放之池濱復於桑乾泉夕得所穿之魚又以金縷箭射池之巨鱗亦于桑乾河得所射之箭天池廟碑具載其事開皇間有碑曰密與桑乾河潛通竊維河之靈迹廣大深渺宜乎神詞自古以來重修由唐之遼民咸祈禱焉保大間兵火作廟貌毀廢郡有故事春秋禱祀桑乾居其上州遣官僚與

縣令佐同詣故基邑民咸興薦享金天會十三年縣令程舜卿與邑佐趙鉉祈禱歎其
基址荒榛廟儀未立方勸諭鄉民致力復建時則節度使耶律金吾下車之初知此靈
迹銳意興崇聞者咸悅于是縣境百姓欣然迪從殫力獻工金幣足而用度不匱材木
備而梁棟完整至瓦石丹雘無不充好其所塑神像亦皆依古法而基構布列稍加于
舊攷之石刻乃大遼應曆五祀觀其崇修年月乃肇于甲寅成于乙卯以甲子推之應
曆乙卯至今乙卯一百八十餘年當時重建既以甲寅乙卯今之重建復以甲寅乙卯
應曆乙卯閏季秋天會乙卯閏孟冬豈非廢興有數成壞有時人之所爲特係乎時數
耳然則神隱顯豈復有累於歲月姑志於石使人知神之靈而當致其欽崇也廟貌既
復立烏可不紀其歲月

元封三大王廟碑記銘

大德三年封桑乾河神顯應茂濟王廟 碑文未鈔銘曰 銘曰桑乾之水雄朔方七輪派出
雷山陽東會衆流挾太行襟帶燕薊達海洋命書天詔誰將米章公或師葆光師今羽
化仙云已宜配廟食如庚桑玉京盤鑑壯金湯聖元寶祚垂無疆

拓跋三大王辨

邑人霍殿鵞

馬邑三大王廟有遼金元明四代碑遼碑云神名拓跋廟號桑乾雖不叙其始末而大義已明金碑云詢之故老有三王謂之兄弟三人毋卽拓跋公主又云或曰公主飲是泉而生三王次者能伏桑乾之龍又曰宜乎自古以來祠廟重修由唐之遼凡有水旱民咸祈禱焉元明碑直云公主飲池水而生三神能興雲致雨遼封爲神愈矢愈遠曰金天會神被其誣者百餘年是烏可以不辨魏自中葉以後更姓元不稱拓跋神名拓跋必魏有功之始祖尊而爲神卽三王非公主也果公主生三王則三王非魏子孫矣以異姓而王必先有功于魏何以北魏史冊無異姓封王是拓跋氏三王非公主子三王明矣北魏當東晉時文中子稱爲文教之邦文教之邦斷無母子同姓之理是魏已封王不自元始封王曰公主飲池水而生神猶簡狄生契姜嫄生棄之美談無足怪也所怪者三神生而得公主遺體三神亦人耳何無幼名冠字三神生而果飛在天也潛于淵也何今之遺像有面赤面白面黑之分三神稟性靈爽何無分之以職授之以事如棄爲后稷契爲司徒且公主係可汗女天潢貴胄有子聖神史何難揚厲鋪張紀其

時代如周有八士殷有三仁以彰興朝之盛而反令公主寂漠無聞乎不然誰氏之女能稱公主乎至飲水生神之說不敢謂世無其事但憑或曰以爲信直無稽之談當付之齊東野語而已然則三王之稱果何以徵信于後世哉案通鑑鮮卑索頭部世居北荒自可汗毛統國三十六十三世可汗鄰生詰汾詰汾與天女遇而生力微北史云有詰微無舅翁之謠公主生神之附會必始于此晉惠帝元康元年索頭部名祿官者分其部爲三與兒子猗迤音陀猗盧分統之懷帝封猗盧爲代公與以陁北之地雁門關山馬邑在其中愍帝進封猗盧爵爲王此封王之始合三部面爲三曰三王猗迤猗盧兄弟二人合祿官叔侄三爲聖武人誤以爲兄弟三人也至拓跋珪改國號魏卽皇帝位都平城諡詰汾帝諡祿官爲桓帝諡猗迤爲昭帝諡猗盧爲穆帝三王肇基王迹必郊祀以配天馬邑爲發祥之地又平城近畿宜必立廟廟必在桑乾者猗盧嘗築城于桑乾之陽常爽又設館于溫水之右生平所理神所戀也金曰伏桑乾之龍元曰爲桑乾河神蓋有功于生前者必顯靈于身後曰由唐之遼民咸祈禱是必能捍大災禦大患順雨調風謂爲桑乾之龍也可謂爲桑乾河神也可是唐以爲神神不至遼封而元明人以爲遼封